



爱是不嫌麻烦

□ 杨仲凯

我记得那年夏天,我和一位朋友一起在机场等飞机的时候,那位朋友给他儿子买了好几种零食,又买玩具。他给父亲母亲和妻子买了礼物之后,还给同事们也买了巧克力和小纪念品。他买的礼物很多,拎着很吃力,他的两个手换来换去的。他的肩上也背着包,包里也装满沉甸甸的礼物,脸上都是汗。

因为很熟,所以我总跟这位朋友开玩笑。他每到情人节和结婚纪念日都会买花给妻子。我说,老夫老妻,有必要这样嘛,你真是不嫌麻烦!这位朋友一点不恼,笑着照买不误。他还跟我坦陈,妻子就是喜欢花,特殊的日子里买花给她,她特别高兴,他平时也会买花送给妻子。

这位朋友跟我说,他每天

早上上班之前,都是在家里吃早餐,而早餐都是妻子亲手做的。他还跟我说起学生时代早晨上学,因为路远,母亲早早起来为他准备早餐的情景。他说,为了他,母亲也总是不厌其烦。

什么是爱?爱就是不嫌麻烦。有个发小,喜欢读书,尤其是课外书。但他家很穷,没有余钱给他买课外书。他母亲就设法借来一些课外书,一夜抄完一本。我记得那年夏天,她还跟我借过一本《八仙过海》的小人书,第二天就还给我了。她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,时间一分一秒地度过,在过去没有空调的炎热夏夜,每滴汗都可能摧毁人的耐心;如果黏汗不够让人烦躁,还有嗡嗡的蚊子;别说抄书,就是在那里坐上一会儿都会

让人烦——而爱是不嫌麻烦。

生活就是由很多个瞬间组成,尽量过好每个生活瞬间,才构成每个人漫长的一生。

我相信,很多人在某个时刻都曾心血来潮,想给爱人买一束鲜花,浪漫一下;但转念一想,买是可以,但拿在手里让别人看到会笑话,况且找花店、停车,这太麻烦了,不如就算了。有时候,我们也在某个长夜想起旧日的朋友、老师,想打个电话问好,又想这太唐突了,彼此安好了。

很多人在工作上也想有所作为,在生活态度上也想阳光积极。比如很多人也想过创业,可谈何容易,要办营业执照、租房子、找销路,招兵买



马,这也太麻烦了;想想就头疼,不如算了。

也有人下班回家就玩游戏看手机,对爱人和孩子微笑一下都嫌麻烦。别说这些,甚至还有人去吃早餐都嫌麻烦,宁可饿着也要睡一会儿懒觉,想不如中午一起吃吧;晚上洗澡也嫌麻烦,不如明天一起洗吧。看来,不管是对工作,还是生活,他们都不够爱。因为爱是不嫌麻烦。

发从指间落

□ 张修东

静心想想,如果从出生到现在的半个多世纪里,头发一直没剃,胡须一直存留,那自己会是一个什么样子。多亏有理发这一行当。

汉代有了理发的工匠;南北朝时,贵族子弟开始削发剃面;到了宋代,朱熹的文章里有“其比为栉”,其中的“栉”即理发器,这时已经有了专事理发的作坊。

二月二,龙抬头。我属小龙,理了发,那就意味着这一年“从头开始”交好运,对这天理发,打小就有高度自觉。那时在农村,不像现在一个小区有好几家理发店,一个村庄里有一人拥有这门手艺就已经不错了。当然不包括不对外承揽业务、只为本家人服务的。我大爷就属于这类人。每年二月二,他是我们家族最忙的人。至于他的理发家什,没有剪子、推子,只有一把刮脸刀。严格说来,不叫理发,不叫剪头,也不叫推头,只算是刮头。

有一年,已经知道要好的我本想拖延时间,让母亲给我几毛钱去理发铺理,母亲似乎猜透了我的心思,说理发铺排队的人很多,再三催促。无奈之下,我只好硬着头皮来到大爷家。刮头好多年了,我们本家兄弟十个大都挨过大爷的刀子,这也让大爷掌握了熟练快捷到位的技术,再难刮的头,在他手里也易如反掌。几分钟过去,头发眼看着哗哗落下。有得必有失,丢失的是一头黑发,得到的却是光可照人的爽透。

那年二月出头,正值天寒,几个高年级的同学将我的帽子偷偷摘下,露出我那凹凸不平的秃脑袋。最为关键的,是引来了许多女同学的目光,我就有点受不了。

放学后,我哭着回家,向母亲诉说,母亲从此不再强求,同意我去村里的理发店理发,抛却了我的童年阴影。

发,从指间落下,是逝去的操劳和岁月的痕迹,流逝了,倒觉得从理发师的指缝间又找回了一段青春,自己好似年轻了几岁,这大概也是我越来越喜欢理发的缘由吧。

征稿启事

“齐迹”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。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,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,比如涉及聊斋文化、鲁商文化、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。

投稿邮箱: lzc b f k @ 126.com, 或登录“文学现场”网站,选择晨报《齐迹》副刊板块投稿。来稿请注明建设银行开户行、开户名、账号、联系电话、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。谢绝一稿多投。

从未再乘轮渡看夕阳(二)

□ 伊万

02 陶城的解释

陶城在地图上的形状像一个锁眼,这锁在2500年以前、120年以前和60年以前被分别打开过。而鲁省像上世纪80年代的漆木衣柜,里面盛放的是煤渣、瓷片、用过的红色鸳鸯搪瓷热水瓶,以及一瓶还在翻滚泥沙的黄河水。打开衣柜的钥匙已经遗失很久了,而且没有人想要去寻找它。

我从来没有学会过用石头打水漂。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。即便我再怎么努力,手腕怎样旋转,石头总会“扑通”一声,干脆地落入水里。然而小孟和我的舅舅都精通于此。在我们第一次去沙湖公园的时候,小孟在岸边捡起一块形状奇怪的石头,仅仅只是甩了下手,那石头便在水面跳跃着跑了很远,直到离我们很远的地方才不舍地落入水里。而同样的景象也在我7岁的时候出现过,那是一条算不上河流的乡间小溪,水底的石头被稳定的水流磨成了光滑的圆形,明黄色阳光洒在水面上,我舅舅站在岸边齐腰高的野草中,把一块形状奇怪的石头扔进水里。

在多次尝试未果后,到了15岁以后我就很少去打水漂了,这一方面是因为我确实学不会这项令人艳羡的技能,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岸边很少能找到合适的石头,更容易找到的是塑料水瓶、垃圾袋、吃过的苹果核和一次性筷子。这些东西并不适合打水漂。而且到了11岁的时候,距离我最近的一条河已经被污染得不成样子,水面经常像红绿灯一样变换着颜色,气味酸臭刺鼻,没有一个人愿意去接近。

这条河的情况事实上到

了2018年才开始改善,这得益于陶城领导发展旅游业和治理环境的决心,不仅关停了岸边的陶瓷工厂,还专门开辟出几公顷的土地做湿地公园恢复生态。这给陶城的居民和房地产商带来了切实的福利,一度荒废的河畔公园变成了开发商宣传楼盘的招牌。河面上倒映的又变回了柳树的枝条和塑料游船的彩色。

河畔的普照寺也在那段时间大举修缮,金身的释迦牟尼坐在大雄宝殿的房顶,不远处就是陶城最贵的高层楼盘,而在这些大厦的角度只能看到释迦牟尼的侧脸,所以居民们通常搞不清楚释迦牟尼是面带微笑还是毫无表情。

“我建议贾樟柯下一部电影选在这里拍。”

路易是我最好的朋友,这是他的英文名,更确切地说应该叫Van Louis。这是他初中时不知道从哪里看到的鬼名字,不过也可以当法文名用,一举两得。我佩服他超前的国际化眼光。他抽了一口电子烟,烟雾从嘴里面吐出来。

“你看,河的西岸,是上世纪90年代建成的柳泉大厦,绿色的琉璃瓦、土白色的马赛克砖,还有已经风蚀褪色的柳泉大厦四个字。然后这边,刚刚翻新的普照寺,大佛被漆成鲜艳的金色,在蓝色的天空和阳光下闪烁着明亮的光泽。贾樟柯可以站在这个石桥上,把镜头从左往右一移动,就是华北平原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前世今生。”

“咱们这应该属于山东丘陵。”

“无论如何,毕业之后我们应该回来开一个livehouse,白天就做咖啡馆,卖卖手冲咖啡,晚上一到八点就改做酒吧,放东欧电子音乐,到了周

末放欧洲电影。我知道一个很好的地方,就在柳泉大厦里,而且租金应该也不贵。”

那地方我也知道,空间很大。几根大的水泥柱子横在场地的中间。场地左边的几家商铺原来应该是服装店,几张落满灰尘的海报安静地躺在土堆里。这是一个几乎不用装修就适合电子乐的绝佳场地。

“可以,等我们读完研究生就回家开。只是不知道要亏多少。”

但我们都知的是,类似的梦从小到大做了很多,大多变成了玩笑话。而至于这个livehouse的梦,不知道在柳泉大厦拆迁之前能不能实现。尽管如此,我们还是爱做梦。

继续进行的采访

“是否可以,和您好朋友的这段对话,是促使您开这个书店的最初动机呢?”

“开书店的最初动机确实是为了我自己开心。但这个想法我13岁的时候就有了。我其实是一个在骨子里就不喜欢快节奏的人,我想应该大多数人都不喜欢。因为快节奏并不只是代表着生活节奏的急速,还有人与人之间的疏离,越来越高的自我藩篱的建立,这其实并不好。布尔迪厄说工业化以后,人类社会的协作传统逐渐消亡。这是一种经济社会发展必然产物,但久久浸淫其中,能够让人产生满足感的事物就会减少,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深度就会降低,失去了具有深度的人际关系,也就无从建立深刻的友情、爱情、亲情。而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是维持人类情绪稳定、心理健康的重要方式。所以其实我开书店是一种逃避,我不想强迫自己接受社会快节

奏的现实,事实上,我只想要让时间慢下来。而在我这里呆久了你会发现,这里实际上和外面的时间相比慢了半个小时,而你丝毫感觉不到。一会出去的时候你可以看看表。”

“所以这是一家有魔力的书店。”

“可以这么说,不仅是我,我希望任何一个顾客在我这里都能给自己半个小时的时间慢下来,把自己的感官重新打开,用眼睛去真的看,用耳朵去真的听,以及用鼻子去真的闻。”

“返璞归真当然很好,但拒绝当下社会流行的事物,拒绝竞争注定走向小众,您不会担心自己的判断和感受凌驾于顾客的感受之上,从而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左右和从众呢。”

“你说的这些我也思考过,我想我能提供的只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范本,我希望感兴趣的人来了解,并在这里认识自己,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,并且获得一些快乐的瞬间。但这并不是唯一的生活方式。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,但我坚持的是人要先了解自己再作出选择。而现在的现实条件不允许人们对自我有深度的了解,社会在你踏出校门的一刻起就会给你一个身份,无论你喜不喜欢,这就像一个盒子一样框住你,你不适合这个盒子的部分磨平,这个过程往往伴随疼痛,最后等你完全磨平了自己之后,再把你装入真正的盒子里彻底封存入泥土。”

“我明白了。”

“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,可以吗,可能比较私人。”

“您先问,我想我能不能回答。”

“你有一周记忆症吗?”